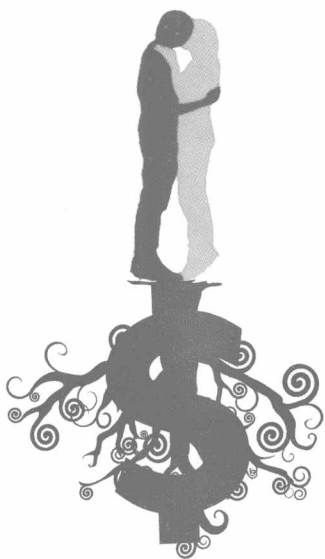




商业时期的爱情

铃铛 著
SHANGYESHIDAI AIGUO
宁夏人民出版社





商业时期的爱情

铃铛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SHANGYESHIDAI AIG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时期的爱情 / 铃铛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227-03576-3

I. 商… II. 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103 号

商业时期的爱情

铃铛 著

责任编辑 陈念华

装帧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振新版达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 千

印 数 215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576-3/I·94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铃铛，本名孙侠，山东人，大庆石油学院工学学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做过石油工程师、合同制专业作家、酒店、农业和石油开发公司经理等职。出版有诗集《铃铛爱情诗》《最后的诗歌》《女神的合唱》，小说集《铃铛爱情小说》、散文集《铃铛爱情散文》、长篇小说《外面的世界》《淘金时代》等七部著作，并多次获省、部级以上文学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北京某公司经理。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酒店的一个个故事。酒店,各阶层人士表演的大舞台,虽小却涵盖了广大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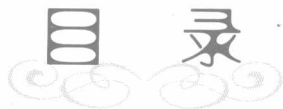
21 世纪之初的男男女女们,还明显带有 20 世纪末的焦虑、不安、躁动甚至病态与疯狂,他们并非长发耳环的前卫另类,他们的纷乱在内心在灵魂。他们靠酒精、靠性爱快餐、靠离奇古怪的刺激行为、靠死亡来弥补虚无与困惑,获得片刻的安慰与解脱。这是人生中的一段非常时期。在经历了那么多复杂纷繁的现实后,他们终于从混沌中走了过来,走向顿悟后的平常心态。

威尼酒店女经理舒魅在商海中挣扎后,意识到自己根本还是做不到“一个丈夫加 N 个情人”的状态,便试图逃脱;董事长鲍昂是个事业狂和女人狂,但舒魅和好友华柔在他的“商业时期的爱情”方式中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无业者韦能满口“别拦,让我堕落”,却满腹的诗歌的光芒与忧伤;警官英芒善良地试图让世界充满爱,却让千万件事情和女人忙得团团转,险些“累死拉倒”;小企业主肖特很努力地经营着,却守不住自己,终于一身性病,与舒魅签了一纸“结婚合同”后,惨死在黑道的乱枪之下;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作家华柔,

似乎病态地追求着爱情，实则“追求死亡”，她一半是天使，一半又是魔鬼，最后以自杀结束了人生。

这是一个商业的时期，漫长又充满诱惑。这是一群有家不回却四处寻找家的人，茫然无助又保留着激情与敬畏。商业时期的爱情难道只有性，只能匆匆忙忙地如快餐一般浮光掠影？就如同生硬的谈判和合同，不再有花前月下的头晕心跳。因为没有时间，因为猜疑，因为感觉已经丧失。那么，在诱惑的翅膀来回滑翔的商业时期，还有没有爱情？

小说从女作家特有的视角与感觉，倾情演绎了六个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具有极端的现代感，同时赋予了理性的思考，可读性极强。



结婚合同 / 1

别拦,让我堕落 / 23

一个丈夫加 N 个情人 / 59

累死拉倒 / 108

商业时期的爱情 / 144

追求死亡 / 180



结婚合同

那还是年初的事了。肖特和舒魅在领结婚证的同时，私下签订了一份合同，内容写道：“肖特和舒魅结婚后，可以共同进餐，但不能同寝，违者将被处罚人民币六十万元。待舒魅在单位分到楼房后，俩人离婚，届时合同正式无效。”

和肖特无数次揣着皱皱巴巴的破执照与客户订合同不大一样，他与舒魅的这份特殊合同使他觉得有点儿喜兴味道。在场的公证人是他们的好友，警官英芒和无业者韦能。

反正我也这德性，没救儿了。索性就为舒姐牺牲和奉献一回。肖特拍拍自己裸露在外的一根根排骨，细长的脖颈将脑袋托得摇摇晃晃。

哟，你可别赖上我。舒魅细嫩的小手将肖特推得踉踉跄跄。

“我说嘛，早就该分远一点儿。这一个女人跟几个男人整日搅和在一块儿，迟早要出事儿的。”韦能耸立着撼也撼不动的强健身躯，总能制造出点谬论或真理。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哪样更搅和。

英芒开怀大笑，几乎前仰后合：“好。这回我可有宽敞地方睡觉了。”英芒是一个从来都不回自己家睡觉的人，逮哪儿

睡哪儿。

四个人走出户外，来到一家小酒馆，叫了涮羊肉，舒舒服服喝了起来。嗯，挺好吃。舒魅将大块带着红迹的羊肉填入口中。

“哎？舒姐，不是忌羊肉吗？”肖特冲舒魅说。

“难道，女人就不可以强身健体？”舒魅反击。

“得，别健了。再健更没人整得了你了。”韦能将半啤酒杯的白酒一仰而尽。

英芒笑笑，只顾往舒魅碗里夹羊肉。

舒魅常常会想起第一次相识肖特的场面。也是这样的小酒馆，韦能介绍她与肖特握手。他披一件肥大的仔装，手心温柔，整个儿地温文尔雅。曾是司法局公证律师，最早一批跳入商海里游泳的勇士。三个人喝了三壶酒，足有三斤，喝得兴致勃勃。那时英俊的警官英芒尚未进入故事。

“这年头，都不易。你们俩都未婚，对付一起算了。不像我，打了钢印的自行车，只能凑合骑。”韦能的语言不知是不是酒精的缘故。

“我嘛，充其量是个流浪汉，不能连累别人。人家舒姐，可是堂堂正正的工程师。”肖特摆手的同时喷出一口呛人的垃圾。

舒魅满脸焦急，她扶肖特到外边，捶着他后背，任他把积郁太久的垃圾挥洒干净。待肖特打扫完正回返，舒魅感到手掌上突然袭来一种柔软的物质，才知道是肖特的手。相互看不清面孔，只能听到战栗的心跳声。舒魅迅速抽身回到酒馆，发现韦能倒在大堆排泄的垃圾中。她将他沉沉的头颅托起，听到的是韦能近乎呻吟的叫唤：“舒姐……姐……”

已经记不清三个人都谈了些什么，并非伤心的事。以后，

在舒魅窄小的宿舍里，她同样承担起了抚慰这些间或要喷洒酒精者的重任，没有怨言，已成习惯。直到英芒闯进来加盟，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也许正是他们全比她年龄大却毫无例外地都称她为姐而不是舒魅的原因。

英芒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每日匆匆忙忙地为别人办一件又一件的事。同样的饭局后，舒魅提出先撤，有急事。正好英芒也有急事，你们就一起急去吧。韦能半睁半闭晕乎乎的双眼，朝他们挥挥手。那我也要走，肖特瞪大了血红的眼睛。你，陪能哥继续喝。韦能按住他。

舒魅坐上摩托车后座，搂住英芒的腰，猛然触到了腰间坚硬的东西。枪，一定是手枪，舒魅心中一阵兴奋。摩托车风一般向前急驶。

“瞧，没火了。我今天怎么这样紧张，真邪门儿。”英芒笑嘻嘻地将摩托车叉在路口。

这样，舒魅的急事没有办成，被英芒劫持到了他的急事里。他们将摩托车推到体育场绿色的草坪上，全都抛掉了急事儿，聊起天来，绘制出了初恋般的一幅风景画。英芒的BP机呼叫了一个下午，他置之不理。

那是些异常难得的日子。肖特、韦能、英芒稍有空闲，就要到舒魅的小屋里来喝一顿小野酒。在此他们可以喝得天昏地暗并胡说八道，无所顾忌。哪怕是开只有男人才开的玩笑，也用恶毒的语调玩笑舒魅，她都不吭声地微笑，这种表情令你无法再施加什么更进一步。只有谈到她的专业时，舒魅才眉飞色舞地滔滔不绝。肖特是学政法的，韦能是学新闻的，英芒毕业于警官大学。他们惊异于面前这个鲜活并不失美丽的女子竟是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是386还是486？”英芒问舒魅。

“那早就是从前玩的机子了。以前我们使用的是工作站，SUN 工作站，大中型机，功能更先进些。现在呢，又更新了，都笔记本了。”舒魅介绍时满面庄重。

“我舒姐真是越玩越大了。我得跟着学学，以后用于侦破案件什么的，真的。”英芒认真地说。

“喂，舒姐。咱别理他。今儿咱姐俩就来专门谈谈计算机的生意，怎么样？”肖特凑到舒魅的身边，亲热地抓起她的手，漫不经心地拍。

“瞧，倒不是他自己的手，像拍橡皮玩具。”韦能嚷嚷。

“我给你找个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软件？”舒魅学着肖特的动作抓起他的手，拍了几下。

“我看我可以晕过去了。”肖特笑咪咪闭上双眼。

“绝望吧。”韦能摸摸肖特满头的卷发。

“什么计算机呀，学那个干什么？学得越多负担越重，够用就得了。”韦能扫描了一下肖特和英芒。

四个人继续喝酒。

“怎么总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走动？”肖特竖起细小的耳朵。

“真的。”英芒也竖起宽大白皙的耳朵。

“你们两人都女人一样神经。”韦能只顾喝。

“的确有人，是对面那个老男人。”舒魅告诉大家。

三个人均屏住了呼吸。

不知哪一天深夜，一觉醒来的舒魅突然发觉这套女子公寓的另一间屋由一个女人换成了一个单身的男人。这个老男人的脚步会一直徘徊至后半夜。尤其在暴风雨天，电闪雷鸣，老男人更是不肯罢休。还不停敲她的门，问她走廊里的拖鞋是谁放的。舒魅由此断定，这个老男人一定混淆了白天和黑

夜。终于，趁老男人出去的一瞬，她潜入他屋，才找到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她惊异地发现，老男人的床上地上已摆满了易经之类的书籍。他昼夜沉于这片如水的书丛里，走火入魔。

“赶快让他走。”英芒吆喝。

“妈的，我非办了这个老东西不可。”韦能扔下酒杯，踹开了老男人的门，却发现空无一人。韦能借着酒劲儿，用结实粗硬的手掌将唯一的电扇击散了架，并将满地书踏上重重的脚，几乎碾碎。韦能在此刻充分显示了拳击冠军的本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支柱。一丝感动划过舒魅的心。

这时肖特跪在地上，心爱地捧起一本又一本的易经并狂吻。他已溶于自己的音乐中，而忘记了众生之存。

肖特是靠易经活着的人。英芒郑重地告诉韦能和舒魅。

那以后肖特每日必来，风雪无阻。他与老男人交上了朋友，俩人神颠颠切碰到很晚才分开，恋恋不舍。

而英芒和韦能，是绝对忍受不了老男人无处不在的脚步声和肖特日渐癫狂的眼神儿的。俩人跟舒魅商量好后，又跟肖特商量，制订了这一结婚合同的计划，并经过努力终于付诸实施。主要是为舒魅，也想自己来了有个独立的聚会空间。

在肖特和舒魅的婚姻生效并分到房子的那天，舒魅给肖特买了大捆的易经书。她汗流满面，显得可爱之至。

“肖特，最近生意怎么样？好做吗？”舒魅关切地问。

“还行。”肖特总会送给你这样一句。

“建材生意中最疲软的是钢材，水泥也不是太景气。咱们这个城市却只盛产这些，又偏偏赶上最萧条。”英芒有时也利用警官的大盖帽帮肖特暗地里倒腾一点。

“挣小钱是没劲。”韦能又摆出一副大款的派头。

“小钱大钱都要一起划拉。”舒魅很清楚韦能究竟款到什

么程度。

“这么热闹呀。”推门进来了韦能媳妇何恋和儿子小能，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儿子，快叫爸爸。”肖特搂住小能。

“叫妈妈。”肖特又指指舒魅。

小能常跟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蹭酒饭，很适应环境。“我看肖特叔叔和舒魅阿姨特顺眼儿，他俩怎么不结婚呀。”小能私下里问爸爸、妈妈。

小能像荡秋千般地活跃在肖特和舒魅中间，这干爹干妈干儿子的结论从此确定无疑了。

“咳，我只剩当叔叔的份了，喝口闷酒儿。”英芒笑嘻嘻地独自吞下了一杯，他本就苍白的面孔在灯光下更加苍白。

当学生时，还常弄个景儿。萨特什么的，狂热地搞研究会，辩论。英芒作沉思状怀旧。他曾是警官大学的学生领袖。玩够了。我目前已进入周易状态，比老外深刻得多。肖特一只手拍着小能，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氛围中。

“我他妈的只崇拜昆德拉，实在。政治和性，最刺激。谁有他弄得那么好？”韦能是一个看上去务实却总如浮萍般漂泊的人。

“喂，停停。你们说的这三个人儿，都是哪个庄儿的呀？”舒魅做出天真烂漫的少女状。

“你忘了，不就咱们……唐庄儿的嘛。是吧？”一直沉没无言的何恋意想不到地回答了舒魅和大家。

几个人立刻捧腹大笑，满屋子的笑声来回碰撞。舒魅笑出了眼泪。

“听着听着，又有新节目了。”韦能示意大家静静。

小能很严肃地站了起来，走到屋角宽敞处：“今天是大喜

的日子，我给干爹干妈献上一首诗。”

大家均拭目以待。

“我抱你到河边 / 去欣赏那沧桑的水。”小能吐字清晰，感情色彩十分准确，颇像个小小的老诗人。

在场的兄弟姊妹经过确凿考证此诗实出于一个八岁儿童之脑之心，脸上全都找不准表情。

“怎么样？比亲爹写得好吧？”何恋冲韦能。

我爸只会写：“姐姐 / 我要回家 / 因为，我困了这样的诗。”小能冲大家拍着小手。

“干爹连这也写不出呢。”肖特捅捅自己的卷发。

“舒魅的事儿大，太猛。比如我这贫瘠的女人，昼夜祈求种子而抗拒受孕，一种信仰终未完成。整不了。”韦能特别欣赏舒魅闲时弄出来的自己都不知为何物的东西。

“别捧我，咱不是那职业。人家华柔才是正宗的专业诗人和作家。”舒魅摆手。

是不是那个：“我要用一生的努力 / 将踏实又美妙的欺骗 / 维持长久那位靓姐？看来，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能砸到至少四个诗人的头了，我也得学着写。”英芒做出很诗情画意的表情。

“据说，世道已开始变化。北边还好，那南边特可怕。天上掉下一块石头，能砸到五个人的头，三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韦能谈目前的新形势。

“那就砸肖特吧。”舒魅高喊。然而没过多久舒魅、韦能、英芒也都纷纷沦为被石头所砸的行列之中。是机会还是他们自身潜潜欲望的实现？都摇摇头。

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一个酒店。说是情调挺雅，文化味浓。二楼是歌舞厅，一楼餐厅。如果不是庆贺，他们绝不会到

此地挨宰的。看来今夜小商人肖特要出血了。

“呼一下华柔吧。”舒魅突然很想念华柔，如同想念久别的情人。

先生们女士们纷纷走上了楼。正当舒魅操起吧台的话机，准备急呼时，一只纤细的很艺术的手按住了她。华柔？舒魅对于面前这个风情万种仿佛熟透的女人立在此地十分吃惊。

“怎么？跟香港老板泡一块也没通知我一声？”舒魅怨怨地抱了华柔一下。

“他成了我先生。”华柔注视她，目光不容置疑。

“鲍昂？这文企什么时间联的姻，也没咳嗽一声儿？”舒魅突然回忆起电视里报纸上曾播载的一则特大新闻：文企联姻新闻发布会。这消息早已走出本市冲出全省而直奔中国内地。怎么没见到华柔的情影？倒是从屏幕上一睹过董事长鲍昂那种面貌丑陋气质颇佳的时髦形象。

“你知道，我早已过了张扬的年龄。”华柔再次拥抱舒魅。

“才三十岁，就老了？”舒魅回抱她。

华柔是一个来去无踪的女人，以不断改变主意来生存。时而会有某一天，华柔便降临舒魅窄小的屋舍，俩人便钻到一个被窝里，彻夜难眠，各自一比一地掏出不尽的知心话，直到天明也不困倦。为了给走南闯北飘忽不定的华柔一个瞬间的栖息地，舒魅费了好大的劲才倒腾进来一个双人床。

“喂，舒魅。商量个事儿吧，算我求你。”华柔拉舒魅的手向楼上走。

“要能办到的一定效劳。”舒魅笑。

“鲍昂要建一个中外合资酒店，威尼。本来让我干，但我没兴趣。你干吧。”华柔的主意令舒魅手足无措。

“我……行吗？”舒魅脑海里翻腾开来。

“行。我早就预见你有撒切尔的气度。瞧这脑门儿，大又亮。气死我也长不出来呀。”华柔摸摸舒魅的额头。

“工作关系可放在常副市长的三产公司，他是鲍昂的老关系，又是合资方。”华柔和舒魅牵手来到楼上。

却没想到，当华柔介绍舒魅认识常副市长后，常副市长一眼看准了舒魅，立刻把她挖了过来，安排在了三产公司属下的一个酒店当副经理先行锻炼。

“肖特，叫华姐。今天你打算输出的血由她出了。还不快谢谢。”舒魅拽起来肖特。

肖特拥抱华柔，连喊华姐。

英芒向华柔介绍了今晚假结婚分房的庆贺理由后，华柔捶了舒魅两下：“这阿魅，搞什么名堂。怎么越来越像我了。”

“你们本来就像一个人。”英芒笑嘻嘻握华柔的手。

韦能凑到华柔身边，谈起了小说。

“我刚出版了一个长篇《精彩与无奈的世界》。”华柔介绍自己的新书。之后，她吩咐领班将精美的书托于盘中，逐个儿签名，送至各位的手里。

舒魅看了很久封面：“这书印得很符合我心理，只是有点儿受刺激。没把我写死吧？”

“主角一般都不会死，真死的是我。”华柔安慰她。

华柔突然被叫到了楼下。大家都在楼上，群魔乱舞地唱了好半天。

“我献给舒姐一首《来生缘》，看来今生是没戏了。”英芒张开大嘴，唱得挺动情。

“我献给舒姐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愿大家祝福我们，也纪念今天。”肖特唱得很投入。英芒携舒魅在歌声中起舞，

他的脸贴紧舒魅的脸。

“嘴真苦，啤酒。小姐。”肖特唱完后连连吆喝。

舞女萨咪就是在这个时刻走入肖特短暂的生活走入我们这个故事。

萨咪和许多舞女不同，爱穿黑裙装。脸部当然都如此，浓妆艳抹。她不属于漂亮型的，轮廓粗，野味儿浓，性感十足。萨咪端过来两杯鲜艳的鸡尾酒：“先生小姐，这是我做调酒师的男朋友特为二位配制的，黑血情人。”

“你是从哪来的？”肖特将手搭在她肩上。

“没地址，我只知道我父母生活在八宝山。”萨咪既不轻佻也不冷漠，是个经验丰富的舞女。

侃了好半天舒魅才吃力地认出萨咪，原是宾馆穿银灰色背带裤清清爽爽的小服务员。那时梳着小辫儿的萨咪常朝舒魅借书看，最爱读华柔的爱情诗爱情散文爱情小说。

萨咪初期的任务是如何稳住肖特等大款模样的人，把钱掏出来饮酒作乐。她陪肖特跳舞，紧紧地贴住他，肖特顺势揽她在怀中，闭上双目漫游两步。萨咪如醉如痴的状态不知是职业的习惯还是因为肖特本身。

“我醉了，因为我寂寞。我寂寞，有谁来安慰我……”萨咪用粗粗的嗓音为肖特及所在 888 号台的所有朋友献上了这首《酒醉的探戈》，她唱得泪流满面。后来舒魅发现这是萨咪每晚必唱的歌。

英芒和舒魅的探戈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儿。

他们发现，华柔已上楼，正与韦能夫妇聊天。

“可华姐为什么走呢？”英芒疑问。

“我得尽作家之职，已经耽误半年了。需要去体验生活并有好的心境创作。”华柔的解释顺理成章，却总令人怀疑背后